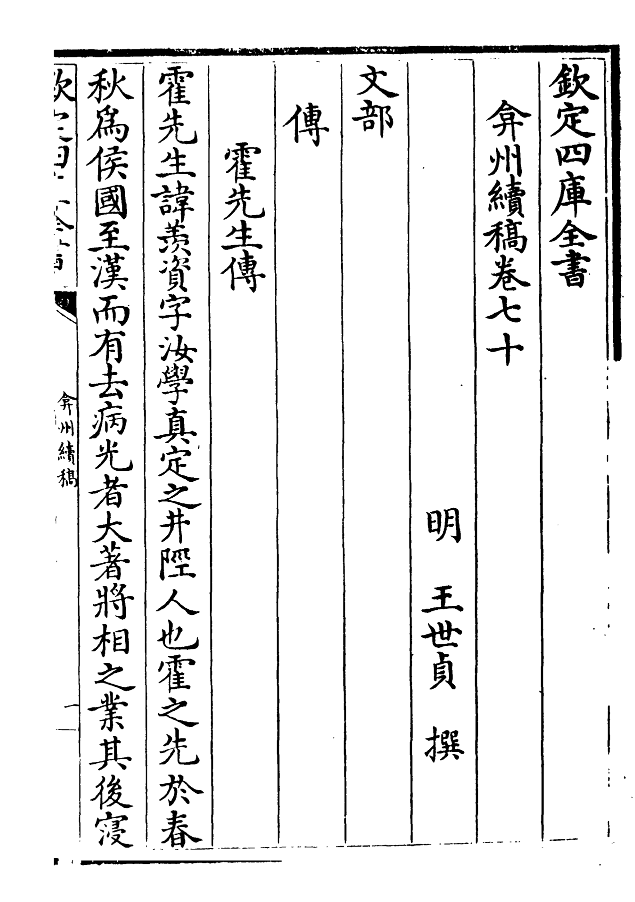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七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霍先生傳

霍先生諱恭資字汝學真定之井陘人也霍之先於春秋爲侯國至漢而有去病光者大著將相之業其後寖

微散處燕晉間而居井陘者歷英及朝用至岱而始以高年賜爵一級高年公之子爲先生先生生有異質始習章句通朱氏易遂縱覽諸子史百家言爲文有奇氣又多發其所自得總角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廪於學宮諸生從遊者恒以十數然數奇至省試輒不利而久之先生之子鵬甫踰冠則褎然薦矣乃歎曰老驥戹於鹽車而汗血者先之豈盡材角也然自是意稍舒間從二三知己選勝命觴酒酣爲燕歌羽聲慷慨長嘯見者

異之又三載而鵬成進士矣其授潞城令以任繁調長子所至必迎先生先生戒毋遽聞令陰伺物情之嚮令也而後入趣舉三大白曰吾不憂汝矣然至令奏三載績當封先生以請先生固不肯受謂吾泚筆而縱之若下瞿塘三峽豈其以强弩之末而畏魯縞一日忽謂長子令日者言吾阨在壬吾去令歸矣歸無何猝中風不言三日卒得年五十有二時萬歷之壬午二月也先生性孝友其事高年公及母張媪甚謹張先卒先生晝夜

咷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蔬素竟禫服弗改事繼母某
如事張也念高年公老日置酒呼所善與之酣暢葢高
年公畢生無皺眉時諸仲季有不能謀身者先生悉出
其槖藏餽贄資之使營什一自給而從子鶴能勝讀則
教授之諸膏油楮墨衿裾修脯之費皆取資先生弗恡
也里有詐爲人立後而攘其產者以情告先生求居間
先生奮袂大言曰去吾必不翼汝虎隣少年蘇孝娶婦
不給而貸先生金以爲裝過期不能償將鬻婦焉先生

就謂曰毋爾也出券對而焚之其耿介隱惻質有其仁若此丈夫子二鵬今爲刑部郎中以循吏文苑起家鵬少桀黠先生嚴繩之始折節讀書負諸生間聲

弇州生曰霍先生行成而文高矣乃其著則以子貴故不然而閭井之節章縫之學何限焉能一一聲施於後哉雖然始先生豪不肯就長子令封以布衣終令令爲比部郎滿考俛贈矣乃且緩而汲汲焉蘄不佞傳者華衮之榮時而朝時而野不偏廢也郎真孝子哉

贈文林郎陳次公傳

世有厚德而才不副計不獲自致通貴者或爲之賢其子孫以顯融光大之曰天所報也天不能違才不得志於其身而能得志於其子孫亦巧矣雖然乃有德厚而才又足以配之大者可以致君而澤民小亦卓犖樹立而或苦於不能治經術以趣時好即經術治矣於時好靡不協矣而或沮於病或格於他故而卒不獲以其身通貴天之扼之幾無復毫髮培栽之意於其間而度其

究也乃亦復有賢子孫以顯融光大之俾之伸於後將無扼者其定數而伸者以報德耶斯事也吾於陳珍明先生見之先生筠之荷山人也其得姓自虞帝後之能樹德者爲潁川之太丘能睦族者爲江州之義門宋景定中有游於荷山之下而樂其土風者因遂家焉曰一龍自是代有聞人通顯不絶至公之王父教授公用以經術舉於鄉兩爲大府師弟子多知名士教授公之伯子曰御史中丞公祥中丞敭歷中外所至有威惠而獨

於三吳尤著余燥髮時公來撫吾吳今餘六十餘年矣而吳人尚能道之則先生之世父也先生父曰蓮莊公裘尤有隱德舉仲子曰先生諱琥珍明其字別號曰念齋生而明穎秀發兒時已嶷然不與羣稚子伍中丞公愛之摩其頂曰受吾書者必此兒也十三能屬辭藻思鬱發學使者得其文揭於壁而讀之遂補博士弟子既微知先生髮尚角也益異之無何餼於學宮而是時學使者爲蜀人胡汝霖越人王宗沐御史爲宣城人徐紳

見賞異至刻其辭以式博士家言而江以西亡不知有先生者然至大試於鄉往往不得所欲士子試出誦其文以語人人亡不下先生即先生亦自謂可芥取也已而夢火焚其所坐席乃主司之卧室火所取卷百餘皆燬而先生之文在燬中又六歲爲戊午提調康方伯得先生文而異之曰天下才也擬以爲第一人而御史他有所主康爭之不能得咈然袖其卷出曰吾不忍此生牛後出呼先生語之故久之蓮莊公病劇先生不釋衣

而侍者竟月目眥爲爛旣公不起而先生之痛可知也近小祥猶中夜起伏棺而慟以故目疾日彌甚漸不能睹物而謝諸生矣先生乃仰天歎曰天乎豈亦火厄我與御史沮我哉會有子今侍御君俊卿少而材後先生之謝諸生二年而即補諸生已試多冠其曹復如先生先生乃喜曰不食吾世父祝者是兒也亦何必我於是益篤爲善始蓮莊公有兄曰紱曰衮紱夭無子中丞公檢其槖得數百金以予先生謂資若膏油費先生弗取

也而籍其數篋之會衮之室毁於訟先生悉以反衮不毛髮私也已中丞公卒亦亡子夫人抱他姒之子爲子已而弗愛也欲徼後先生先生謝曰吾父老而吾兄復痼不任子我安得他子人或以中丞帑藏之先生曰此吾所以益不敢當也嫡母黄母劉鬉而共居者十五年先生共奉之若一子姓十餘人皆出自劉黄不自知其亡所出劉亦不知子姓之非黄出也友愛兄弟分甘割榮終其身無閒言其待婦徐孺人若賓友誨育諸子則

嚴君明師門以内蒸蒸如也口不挂人過失稍遇一善事輒津津齒牙間且以朂其子周人之乏急人之困甚於已既以爲諸生有聲納履盈戶修脯之羡裁而息之稍饒即以應貸者遇不能應憪然而遺之其仁慈發於天性非偶然也里黠有狎先生之寛者故爲不能償先生不問亦不以沮其意他日遇貸者復應之如恒人以是益服先生尤好爲義舉陳故名族然各爲宗祠饗祀不相通先生曰果爾胡以報始而敦睦也乃議建一祠

而公祀之且合餕焉約族之有科第者饒而邁家慶者以差次捐貲而俊卿連舉進士先生首捐百金爲倡喜曰吾事濟矣於是從子邦賠弟汝錫相繼以科貢顯而他助亦如之祠成而諸族始一俊卿之成進士時先生貽書勉之曰昔眉山子瞻謂文潞公俛九十而敏壯如少年不知其成進士時年甚少而老成如六七十人也若以潞公之少之老成而爲老之敏壯張本則善矣先生雖夙以文辭著然不專爲佔畢之學而沈深於理性

時有各奉朱陸之教以相傾者先生笑之曰之燕者有水陸而皆北首何相傾也後讀釋老二氏之書以爲與吾道有相證者因更號曰三一居士先生善養生素鮮疾而一旦冒寒遂至困時俊卿已就選得桐鄉令至真州忽心動亟歸而北風佐之抵家公疾益亟見俊卿輩泣正色謂之曰吾哭先人而至盲幾死不死又嘗遘癘幾死不死今見汝貴有諸孫而乃恨死耶且吾更一歲即辭夭矣或謂善人不死者公曰子淵氏寧有未盡善

耶胡以死也又曰善事若曹母母在猶吾在也遂瞑年僅四十有九有三子而敏卿其仲詳具狀誌中

弇州生曰陳先生以盲廢自是好習靜間作語類讖者久而應之如響夫以陳先生之才而身不遇若變以陳先生之德而遇之子孫則又恒其變與恒皆吾儕小人之識而以窺造化之粗尋先生所稱三一之旨則又洒然失矣

張隱君傳

張隱君者諱彌字汝能其先楚之麻城人避兵徙蜀得蜀之内江家焉定爲内江之椑木里人世隱約不仕至數世而有自守者以明經舉起家耒陽丞爲人公廉不豸於官所察見幽隱毋能欺者然不純任之以惠利爲吏民所敬愛數入臺使刻天子異之爲特遷常寧令甫命下而卒貧不能殮與歸耒陽之人又相與出貲治後事以喪歸内江而奉其主祀之名宦祠内江之人亦曰此吾鄉之篤行君子没而可社者也亦祀之鄉賢祠常

寧公有一子洪化洪化有五子長即隱君兒時以敏穎
得大父意從之官塾師爲偶語使隱君屬對皆警隱君
更出警語難師使屬不能也逡巡引避謂常寧公兒必
能繩祖武常寧公笑曰祖武不難繩也尋奉公喪歸而
家漸薄父洪化不任治生會隱君稍長即委之家秉隱
君不敢辭學爲之奪遂不仕然其聰明無所發以心計
行之於治生甚工中歲嘗一出行賈賈大振以至有家
撫諸弟皆成立始而嚴隱君若父既而感又既而相煦

沐如一身也天性樸儉幘衣恒至三澣食不重簋與臧獲同甘苦然至急人之困甚於已即有以緩急告者亡弗應也嘗齎賦金抵邑將渡江拯一溺者好女子也蘇而叩之曰夫爲小賈漢州而有傳死於水者巨室之資與焉遂欲強室妾妾誼不忍故溺公何自起之隱君陽謂曰吾而夫友也而夫故有羸金在吾所可持歸以俟而夫耗此女子歸夫未水死也及還而妻以實告日夜物色隱君不得隱君亦絶不以語人至病革而與子孫

偶及之夫婦始知爲隱君相與持齊衰服誦佛爲祈福終其身里中兒多逋賦邑令欲遴富人長之因責以賠償咸自匿避且百方求解隱君獨挺身見邑令曰兹役民請先任之富人者虛得名耳計無能踰勝民令大喜謂隱君毋以名應隱君之帑半耗以完中下人產而義聲隆隆叢集矣隱君爲人坦易無他腸其學固奪於治生然其所聞見即老博士弗及也嗜酒酒深輒慷慨抵掌談說里閈中不平事諸少年有過舉輒自匿曰吾畏

張公酒中掌也得隱君一褒許欣然謂可終身矣隱君直而和既老益更事嘗手書忍字數百於壁時時翫之又書壁戒其子孫曰男務耕女務織兒不習書犬彘食已而謂吾已矣若曹勉之異日得一官毋愧大王父清白當是時郡邑以隱君躬行誼予冠帶隱君弗屑也生平鮮疾一日與配劉同日而逝人咸異之隱君壽七十五劉七十八葬邑南之飛鳳山葬日始發壙有金魚數十頭躍而飛遂速入窆而閉之隱君故嘗畜一白鸁甚

鮮潔其出則跪而受乘返則跪而受下若愿僕然邑人大異之曰公得非梓潼神耶何以張姓而恒御白驘也隱君有男子三曰瓊瓚俱從事貴藩以隱君老俱不仕瑶爲諸生有文行十上皆屈歸而以詩自娯所謂方塘釣叟者也瓊有子一而瑶子六曰應登者舉進士爲彰德司理封瑶如其官今爲吏科給事中所上封事稱天下尤以文事善余

弇州生曰蜀故多隱君子若嚴君平折象涪江老人之

流皆有高行竒識挫名匿影不與世涉若張翁者孝弟力田人耳何以當隱君焉乃其拯溺而不名恩往役而不名義庶幾能自挫而匿者雖然易世之後有文釆自顯見貴且及張翁矣安能終稱隱君哉

林節婦陳氏傳

林節婦者泉人陳其女也十八而歸同邑林知言六年而舉令鄉進士喬木又二年而知言夭節婦慟哭不食且死之其舅敬軒公姑黄孺人强之食曰汝一死之爲

快計欲以報汝夫耳汝死誰爲存汝孤者汝孤死何以報汝夫節婦乃稍稍食然才使餘氣息耳時知言兄弟五人而長者業前夭節婦次當治舅姑饔精心力而爲之不繼則資之綷纑受機又不繼簪珥時時寓質庫矣諸叔咸有家室内愧節婦而憐之謀遞迎養孺人不懌曰伯氏夭吾夫代之長固分吾夫復夭未亡人代之子亦分且治饔非外政也辭不可葢十餘年而舅姑恬然於匕箸者如一日然節婦以喬木長故資之就傅塾産

益挫而會有邑冠謦展轉徙箸舅姑伺其隱則半菽至數粒矣乃復強之進養節婦不恒得鮮毳間一得之不忍獨御也蒼頭僕僕走之二尊人所未嘗不欣欣爲竟至於懸弧設帨之辰若歲時伏臘又可知矣黄孺人有女弟在節婦居恒迎之與姑處處必踰月冀以得姑懽敬軒公女弟適陳而發老矣節婦與諸叔亦進迎之所以奉侍幾如舅姑久之舅姑病先後劇節婦憂皇甚夜分搏顙禮斗祈以身代所遺汙中裠牏厠手自浣濯妯

娌間微風之曰幸有婢子足任何自苦乃爾節婦泫然曰吾非乏任者念吾所可自致僅此耳葢舅姑切而節婦之慎終非他婦所敢望也已而姑之女弟病節婦奉之如姑知言之庶祖母病其奉之亦如姑其切也咸叩顙於牀烏烏語無以報節婦願生世爲節婦媳奉朝晡耳節婦甚慈於喬木而能訓喬木爲諸生廩學宫教授弟子得束修以供節婦節婦不歸槖而急中外族屬之困者以是賢孝聲籍籍里中至年六十法當得旌有司

以非所急不即上喬木乃行求天下之有文行者於其邑得今少司馬王公用汲爲之傳曰徵矣又三年喬木舉於鄉又四年走金陵紹少司馬公而謁余曰必得公一言而後王公之傳信即余有言胡能加於王公也外史氏曰陳之奉舅姑篤而恒撫孤慈而明禔身慎而經理家肅而成於諸德備矣其獨稱節者何舉所重也嗟乎陳之去當旌者十有七年矣吾不能問有司之終舉與否然以喬木之駸駸嚮顯庸矣而猶難之若此即

下而里閈遠而巖穴其湮没偕草木無聞者可勝數也獨何恨於蔽賢者哉

博士高先生傳

高先生者名舉字伯鵬别號淞陽學者稱之曰淞陽先生先生爲松之上海人去吾州百里而遥長於余一紀而故同時爲諸生同試於學使者楊公宜而先生所試下安南策見賞獨爲第一亡何余成進士而先生尚以諸生試後使者胡公植復以論封建見賞試復第一當

是時先生名稱籍籍與其邑之儁少角非甲亦乙而至就留都試亦不利而分試者爲進士李某得先生卷而奇之數以薦於主司卒見格先生乃仰天歎曰命也吾如之何始就吏部選人得分教京兆庠轉諭皖城久之而余以納郎鎮節歸且五載矣屬歲在壬午余子士騏領應天解而先生之子洪謨以拔貢至禮部亦領順天解會先生轉天津衛教授遂以年至乞歸余既杜門繕性尋老氏谷神不死之旨然濶疎無所得而先生自髫

時即好披叅同悟真雲笈寳籙諸書往往有㝠契獨會者其爲諸生膺貢再更儒官還往數千里間不以須臾易其功力晚歲有道流常山人者以秘訣授先生已復有蕭漁隱者以所得與先生相證多合先生遂敕洪謨斷公私事毋更溷乃公爲當其杜關久可一載少亦百餘日收視却聽宛然若有覿於致虛極守静篤之真俔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在陳希夷晁文元之間乎哉先生之先居東海世世力嗇田畝而大父竹窓翁獨好文

念其里俗椎朴厭之謂丈夫安能齪齪飽死顧其子樂琴君能任家而晚歲樂琴君舉先生生而頴爽異凡兒竹窓翁撫而喜曰是兒非東海里可老者因委家樂琴君而身與頎胡媪攜先生之邑俾從師讀書先生之學日益進而竹窓翁大出其槖中裝日釀醲擊鮮與邑之賢豪長者高會爭願交驩翁而有王翁者女以若淑聞翁謀之胡媪委禽焉有婚期矣而翁忽殗然逝樂琴君方坐東海大猾訟繫於獄喪皆先生主之或謂俗有乘

凶而暫爲吉者可婚也先生左顧而唾曰奈何以俗窘我會樂琴君繫得白持服至朞或又謂先生服除可婚也先生辭於樂琴君誰爲主婚者必君禫服而先生始有室當竹窓翁之槖以好客損而樂琴君雖善爲家然數困徭役又困訟不自振屬先生之籍籍名諸生守令折節而禮之樂琴君得自寬東海上魚陂十畝竹木千个鷄豚孳育時竹窓翁死而胡媪尚無恙就樂琴君之鮮脆甚甘然時時之邑從先生輒不忍去欲以舒其愛

也如是者十五年而後用髙壽終又久之𡸁寇起樂琴君不安故里先生亟迎之邑養是時先生之母倪業先逝矣先生悴於哭母而修顏於樂琴君忘亡而君久之亦逝先生戚易衷禮於生死靡憾其分教京兆也衙舍苫耳而壁四顧怡然寄聲洪謨曰若無以首蓿盤而念我濁酒可已渴菊可飽目也甞從禫祀昭陵縱觀久之歎曰蕞爾廣文而與此鉅麗觀大官庁𣥺亦何異三鶊九萡也其善自寛如此爲皖城諭以材見識上官嘗署

望江令篆者半歲許吏人稱之前後課肄諸生有恩禮去而流思滿學宮先生爲人伉直無他腸遇不可義形於色若不知有人間儇巧者而性恒依於仁當闕

季弱不任治生割腴以資之闕　弟之夫死爲之治棺殮撫其孤至成立而後已待外家中表亡不任其厚者然非自有餘而後推之也其爲文章汪洋宏放於詩亦能達其所欲言教授諸生多顯者方伯潘君仲履其最也鄉後進既嚴重先生爭欲一覩見

爲快既閟不出望其居若道山蓬萊云

弇州生曰太史公尊道家以爲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而抑詘儒者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當是時儒者亦抑詘之若胡越不並立者此皆誤也夫治世之與度世雖小間其造則精誠之極同符於眇忽間而去欲去忮去擾即粗跡亦何以異哉高先生儒者也而不挾其重以抑詘道家得之深矣而亦不至廢儒知其所以同也余故幸與先生同好然濶疎而無所得今且

不能堅而出縻世網即旦夕歸何以不先生棄哉洪謨以通家子乞余傳先生余至今不識先生然而不敢辭者欲以見先生之賢而志余愧

來節婦金氏生傳

來節婦者金姓蕭山人其父俊故農家子也而有隱德節婦生十九年而歸里中來仲康仲康亦農家子也恂恂以器業稱瑟琴鼓矣凡十年而有一子甫襁褓而仲康驟中寒疾死節婦方妊身始而日夜籲天求代不得

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裁姑倪止之曰吾老無論若不爲若夫計耶若死是死若襁褓兒也且又死若腹中兒若一死而死夫之二子胡以見地下節婦乃强食息既及期腹中兒舉矣亦丈夫子於是請於倪名襁褓兒曰五經而遺腹者曰五倫節婦故精女紅因日夜勤力作以輔農之闕而共孀姑哺二孺時節婦方盛年麗姿族屬之黠亡賴者利其他適以爲已槖强之不可乃使鄰嫗誘之陽爲入視工作者曰夫人好手胡不袖之錦繡

家而刺促自苦乃爾節婦怒罵曰未亡人役此手以養
吾姑而留此心以畀逝者若何得妄言囓指指破含血
以噀嫗面皇恐退去黠亡賴者恚甚謂節婦所恃以堅
兩雛耳兩雛死安能獨守夜因風縱火焚其舍節婦倉
皇掖姑俛起跪而祝天立熄黠亡賴者益恚曰是孤雛
不可死耶適溪水漲乃以晨候舍傍曰兒必相攜出觀
漲得間即溺之水節婦夜夢神語曰勿令兒出觀漲也
節婦心知所謂中夜抱兒而泣聲達於外久之黠亡賴

者謀泄避徙去而節婦始獲安養姑及撫二孺矣五經
長頴敏而文節婦遣之從塾師受經以至補博士弟子
而以五倫善心計委之家家粗立矣節婦即謂五經幸
以儒起毋忘其本建家祠具祭器伏臘烝嘗之典秩然
而姑俛安節婦以老節婦亦且老矣而恭事之不少衰
用寛樂終及其終也節婦之哭之猶哭夫也五倫壯未
有子市妾入門而有涕容節婦怪問之曰妾夫貧不能
食妾故見鬻適與所生子别故耳節婦謂五倫亟返之

而欲有子而孤人之子也返之不復問直後五經雖不第而三子長行志薦於公車次行學繼補博士第子皆通經術工古文辭次行政十餘歲已能屬文有竒氣五倫後亦自有子曰行德弱冠亦補博士弟子郡邑守令上節婦事御史御史上尚書得旌表門閭賜朿帛薪粲如甲令而節婦年八十四尚強匕箸諸子孫偕其婦起居侍左右節婦含飴嗷炙訢訢如也已忽泣然指二子曰微神之力而曹已委水火安得有今日且吾苟生爲

吾姑與而曹耳今可以報而父矣夫不奉而父者五十五年而猶弗克往甚矣吾之戀戀而曹也

弇州生曰吾徒有周元孚武選者業已論著節婦行矣元孚爲人慷慨有氣槩上書再論天下大計百挫而不悔乃於婦德獨謂死殉之易不若生守之難彼葢有深感而能辨之於實際者也夫以節婦之所爲守者襁褓一孺子耳其一猶未卜而能毅然持之亦百挫而不悔茲其所以合哉嗟乎節婦之節成而天子旌之二子有

上壽子孫繩繩既蕃且賢天人之用嬍矣彼朝梁而暮齊名與身俱失者視此寧不𩕄泚也

玉洲子傳

玉洲子者東其姓旺其名希顏其字河間之任丘人也甞自號玉洲諸公卿與游者咸稱玉洲子云玉洲子有弟七人而皆淵著饒識行其仲叔游太學而季遂舉鄉薦第四弟以武功起官錦衣百戶第五弟補博士弟子餘尚幼然皆習通經術而諸從子凡十五人半亦補弟

子員蓋俱用玉洲子教而受室授餐無論矣當世宗朝之癸丑玉洲子甫十八而以選入內廷事故太監梁公某爲嫡長而梁則故司禮太監黃公之嫡長也黃公得玉洲子而奇之每出入殿陛延見僚屬皆挾以從玉洲子既朗俊而又善爲容唯諾之餘澹辭琅琅見者咸目屬之矣俄復以選入內書堂師事故翰林某公益以博洽稱累遷至某監太監戊辰今上爲皇太子當受册玉洲子將命用幣周府諸王廉靖不擾壬申賜蟒衣再

賜玉帶令上初即位玉洲子復將命用幣於楚府諸王不擾如前玉洲子之再奉使皆司禮所選推也戊寅奉敕諭提督孝陵兼領神宫監事益自毖飭晨昏饗祀孔嚴啓閉唯謹顧負氣矻矻時守備某者恃其權勒玉洲子避道玉洲子弗肯避曰吾非而屬也用是積不相能遂疏訐玉洲子應之辭甚裒然竟爲某所中置獄獄甚急顧玉洲子實潔廉無他可擿指遂流寓金陵矣玉洲子乃仰天而笑曰吾豈非夫哉上之不能矯矯出其忠

力以自結於上有帷帳之籌策下之不能𡜋阿求媚宮掖以巧取富貴語不云乎君行命臣行志吾知行志而已優游杜門自適足跡不及闈外中庭立數奇石雜蒔花木客過之者三事以下多舊游與吳楚奇士相酣暢竟夕玉洲子能詩歌尤善行草興至輒揮灑醉墨淋漓客輒持去以爲快人或謂玉洲子上念之行召補禁闥不則且北歸玉洲子搖首弗顧曰吾何北即以南寄也北亦寄也以北歸也南亦歸也今年玉洲子五十五矣

而謂不佞吾僶得七十不佞惟問之曰吾嗜酒而好月月之魄以至垂晦未有不呼酒與相終始者也且吾如是者三十五年矣取夕之羸以補日不可更得十五年乎子謂我七十可也

弇州生曰以玉洲子之材其爲吕强張承業固易然有不爲彼者彼能進而不能退也夫生長富貴之中且耳目日與之接而一旦失之脱然無復係此其胸次不亦廓落瀟灑哉不佞長於玉洲子十年卧弇中且一紀矣

而晚出就吏有茂先拘迫之歎即旦夕歸愧玉洲子多矣故爲之傳而論著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七十二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沈　俣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

弇州續稿卷七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太傅呂文安公傳

太傅呂文安公者諱本字汝立呂之先自四岳而至太公望爲周師尚父其氏或呂或姜而氏呂者至唐漸東

節度使延之而始顯至宋丞相贈太師端諫議大夫御史中丞誨以宏業直氣重天下乃益顯誨之孫億從南渡居紹興之新昌又八傳而爲貴義始徙餘姚當其子德玉時高皇帝下紹興悉更定其版籍而籍呂者訛爲李遂仍之不復德玉生原實原實生友直友直生瓊瓊無子以弟珍之子懋嗣生醉夢公攺公之父也自攺上遡懋至瓊皆以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又得推恩贈珍亦如之其配皆一品夫人而

公之母楊獨稱太夫人則及公之養也公生而端頴異凡兒稍長頎而白晳眉目秀朗醉夢公嘗攜以謁故太傅謝文正公遷謝公一見竒之撫而歎曰異日名位差勝我屬其子學士丕善誨之毋失此兒當是時有鄭絢諸變者皆名士公與之下上其文遂灼然有聲學士攝公至京師俾贄所業於故太保費文憲公宏費公復竒之如謝公俾與其子游尋歸就試於浙不利補博士弟子而醉夢公尚客學士所以疾卒喪歸公踴而哭幾絶

者數矣竟除服不能興已薦於鄉明年游北雍祭酒魏恭簡公校愼許可獨稱公爲賢遂上公車擢同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時故相李文康公時司其事凡再試而始得公久之益重公以爲宰輔器世宗猝問李公諸吉士誰可大用者李公獨以公對公遂授檢討尋分校禮部士得十六人持節冊封汝寧潁川二王以善爲禮稱還充經筵展書官校對列聖文集再充廷試受卷官南京國子司業缺時翰林以南國子爲外僚多不欲行

乃間公於文康公謂公欲得之文康公怍而問公公謝曰非敢欲之唯上命耳何擇遂遷而南公所佐祭酒馬公汝驥鄒公守益黄公佐程公文德四五公天下所稱賢者然緩急異用公劑而衷之皆得其平至公之所自立條教皆鑿鑿中窾其得士心逾於前四五公矣公守南司業可七載澹然無幾微留滞色始遷右春坊右中允掌南翰林院已遷左中允領左春坊事主順天試時上心不欲權下移而公試題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

其文又最精剴大得上意手以丹鉛標之中外籍籍傳公且大用而明年復還南國子祭酒甫至召領國子祭酒公素以寛平得士心其任兩都國子士爭頌稱之時分宜獨相久上謀置貳令廷臣羣推太宰聞公淵南太宰張公治少宰徐公階南大司馬韓公邦竒少宗伯歐陽公德併公而六公以資序居末上得公名意若曰是故能尊君者耶持之十日而竟採國子諸生稱公若一口於是特簡公與張公並命而公爲少詹事兼翰林學

士疏辭不允當公之少時謝文正公引自擬而文正公之大拜其廷推與李公東陽同日亦以少詹事入而年亦相埒人始歸知人於文正公時上居西苑齋宫獨分宜直侍機政咸趣之公日入文淵閣默默無所爲則手録國史之有關於館閣者凡十餘帙居久之上始名公與張公偕入直賜金帛酒饌甚備於是機政稍稍與矣尋續修明倫大典充總裁明年廷試當賜宴禮部分宜擬公坐三品上特命次尚書葢異數也萬壽節進吏部

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俄北兵闌入至都門內外戒嚴時徐公爲大宗伯而公與之偕分宜召對於永壽宮上顧公與徐公曰二卿久失相見禮徐公頓首謝因頗陳戰守之策而分宜請視朝公皆推言之上稱善敵退公上章請收瘞三輔暴骨而賑其生者嚴飭營兵以圖善後悉下所司行之上頗急邊事問公公言日風霾不已此兵象不可不預防而咸寧侯鸞方握兵柄挾上寵横甚欲併都御史商大節兵大節疑其不軌不可上怒逮

下獄欲坐以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律斬公謂大節事方在議非有所調遣也且無失誤不當坐之不納鸞又言敵入寇請發糒餉從軍又不給則民禾固敵食也聽卒自食之便公言業設督餉大臣所至有伏食而復載糒於軍過費且古之善將者卒拉取人一物即斬而故縱之食田禾非所敢聞也鸞又議開市與敵和公又持不可鸞以是銜公切骨數上密疏詆欺公上不爲動而鸞竟敗公前後所草疏或自上或偕

其僚長咸伉直無所依徇而其於裕邸事尤切始上以
巳酉春立莊敬皇太子冠出閤亡何皇太子薨上疑之
而二王生同歲次長在裕大宗伯請冊東宮上以問公
對曰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元良以正國本甲令皇太子
年十五則選婚東宮與諸王禮異今二王皆已長選婚
讀書其期也宜亟正名如禮臣請旨謂不鑒巳酉春事
耶公又對巳酉春事何足慮天所授之必不以冊累也
亡何大宗伯復上請婚期迫矣以東宮未定不敢議出

府乞暫於宮中舉之旨謂諸王婚於其府例也何宮中

爲公又言先年五王婚於府故名位等又當各之國今

册立禮特未行耳於婚府未便且禮不可不別上竟不

肯別禮聽以明年三月冠八月出閤講讀九月議選婚

公又言婚必當在大内先朝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故

天子尊而羽翼壯上骨肉唯二王耳而驟遠之顧上眾

然處空宮臣等不勝寒心上又不聽二王既就邸隅一

垣而居歲時不復名見宿衛單薄人心洶洶謂上有所

適莫各欲自為地者中允郭希顔久已廢奏書請出景王之國以安裕王而他辭謬有建帝立儲語上怒甚促寘之大辟公從容為上言希顔狂悖死固當第所云出景王以安儲意似可采果爾則東宮可無冊而物情自定覬覦亦息上大感悟卒如公言時創邊籌築外城而燕之士庶財賄南關獨當其大半上欲盡城其四垂公請併力以城南關俟竣事有餘力而更三之報可光禄歲費至三十萬金上疑其有乾沒以問公等具陳光禄

歲額二十四萬先年費省可十三四萬餘以資匪頒好用之需而今倍之而更不足者豈盡上所用也乃條上四弊曰傳取錢糧之費曰關支酒食之費曰門禁之費曰磁器之費上乃責寺臣陳狀而令給事御史歲籍以聞公又與同官疏謂入直諸臣有常禄有大官餐錢而又日三飯於費尤甚上爲停二飯時分宜久貴爲上所親禮雛視其傣而子蕃挾之横甚所頣指諸司無不披靡者巨璫勛臣緹騎大帥靡不托姻婭相結納顧以徐

公地逼百方批根之徐公惴惴不自保公起東海孤生無絲毫瓜葛其間不親不疎坦坦行意自若分宜亦無以難也上多祠釐甘泉竹宫應制之作咸以稱旨自喜公獨不爲意聽客裁上而已有所奏對因心而發即不能盡合亦不至忤人以爲公遘每得天盛德所假蓋亦有之自爲東閣大學士以來進兼禮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有所怒於故太宰見法而命公出署之俾差次六卿以下堂上官有所登斥事竣稱旨

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再加少傅階爲
光禄大夫勲爲柱國其廕則一子入胄監兩子拜中書
舍人主會試考者一讀卷者四所得皆天下知名士其
賜若麒麟飛魚蟒衣他金銀錢帛不可勝數賜俘奴如
功臣而他若遣永明殿釋奠先師皆儒臣所稀覯者公
以爲恒公丰采如峙玉既以盛年居大位出入朝行咸
目屬之謂軒軒朝霞擧如會稽王撫接士大夫有情禮
而性又至孝其居官太夫人未嘗一日不在養昆從子

姓俱以公故爲京朝官聚室私邸公亦下直休沐輒帥而進謁太夫人擇甘毳而薦之退則呼酒觴酌談笑融融如也太夫人以壽考終公已踰艾矣哀毁如喪醉夢公若不勝上欲慰留公而不得則爲之遣行人護行給郵繻馳急傳以歸上書摧謝既服除念受上恩遇深不敢自同於去國者遇大慶則賀大工則助而上亦時時念之謂舊人唯某在輔職闕輒意屬公而誤聞公病乃寢公家餘姚餘姚之故城小在姚江北而江南之人十

倍之其人多逼江而居公念島寇方訌卒有警無噍類矣請之督臣胡宗憲謀城江南公聚材數十以倡而其民憚興且逼江之人之慮有侵室也譁而夜焚公材公歎曰我斥帑以衛彼民而彼乃讐我復令其子元與邑之士大夫疏請於朝下胡公所官爲給直城成其偉亦數倍於北城寇至亡所掠徒睥睨去其民乃大德公爲生祠祀之公歸以牢醴上壽與祀祠者踵相半矣公端居自維姚故饒邑也以賦役兩困其賦額輕於三吴而

苦奸胥黠豪之飛詭田與賦恒相失田去而賦留不得不取償於里甲白於邑丈而清之伏田出矣又力主均其賦則吏不得以下上其手而役之困則重於十年兩傜雖名爲逸四而勞一然當其勞則加泒蝟出力疲而不可支吾又邑多貴官科第優免過當於中産益朿濕白於邑盡傜其民民歲出錢以予縣官官爲名傭又請以身先之不得名一畝傜士大夫信公亡敢違者賦與傜俱不困民益德公而御史推行之全浙及他省皆稱

便公家新城中疊石穿池頗有亭館花竹之勝而諸子皆能事公悉其鮮甓以從客至則留留必盡興公頹然其間竟夕不示倦色人以爲裴晉公白香山之在洛不是過也公居相位仍李姓而即其所居水自號曰南渠天下孰其爲李南渠先生者而至是始疏復姓呂而更其號曰期齋謂吾雖耄敢忘以聖賢自期天下乃亦更稱曰呂期齋先生當是時王文成公倡良知之學於海內而鄉人乃有不能悉者公構書院與文成之高弟王

君緻令宮保趙君錦相與講明其學邑人人嚮風矣乃曰公所自謂期也公年八十而撫按臣以故事請上命彩幣餼酒即家稱賀且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夫六人公頓首曰上不忘老臣老臣乃以丘壑之腹累縣官帑因上書謝優詔報聞且錄一子中書舍人公出歲米具醪糒日召其從弟舍人某飲曰吾與汝共之又斥以召戚執故人曰不爾吾且愧疏太傅公素强少疾飲食不衰又四年而卒天子聞之爲咨嗟歎息賜祭自聞喪

以至葬凡九壇行人王階治葬贈太傅謚文安仍予一子中書舍人其官與恩禮於謝公無所不埒而公加二齡焉其在政與林下之年亦畧相等人益相詫謝公真神人也哉公所著有期齋先生集奏謝稿為文典暢平直如其人所娶夏夫人有女德結髮至老而始前卒前後所置貳皆有子子六人曰祠部主事元中書舍人允石肝知府兖膳部主事兊太學生覺光禄署丞魁女三一適興都正留守管海一字舉人謝用模即文正公孫

也十五死於公車字者以死殉之一適陳鑣而夭諸孫二十二人多為博士弟子有文名而肖昌成進士時少於公以司理最拜吏部主事孫女十人曽孫男四女一婚字皆搢紳大家

弇州生曰公之謚曰文安文者其官也安之誼則好和不爭云公在政府日余守尚書郎見嚴徐二公若水火嚴之𨷂日熾而為忮日益甚徐公日自危所以防之者百端即大僚往來兩家亦惴惴而公坦然其間信心而

行衡口而决人人自謂得公歡也所謂好和不爭者非耶然公於上有所論執不曲意阿徇上亦有聽有不聽然卒無所疑至於出景以安裕不憚逆鱗之後雖嚴之親重十倍公不敢言而公言之卒以見信宗社又安公既不自明人亦無能明之者至葢棺而事始著公胡長者乃爾大耋令終顯融昭明固隱功之報哉安之誼似不足以盡公矣

沈母孝節傳

余以嘉靖癸卯薦於應天而聞同年有沈頤貞者質文君子也沈君卒於公車竟不之識而至萬厯戊子葢四十有五年矣而識君之子鳳翔每謁余而談及其父事輒汍瀾者久之既而曰父已矣小人有母夙夜拮据代吾父終而撫不肖始葢四十餘年如一日也爲鄉進士婦也者忝已爲鄉進士母也者慈而俱不獲沾一命之榮且今猶未辭菽水也則不肖之衷葢惄如調饑焉母廖姓金陵世家女也十七而父失元配聞母之賢而納

之父雖已領鄉薦有聲實然食貧自守母竭心力而精事之王母喪偕吾父以戚易著已而舉不肖父再上公車試未畢以病捐館母聞之痛欲絶者數矣獨王父在强之食曰若不忍於夫欲從之地下而忍於若夫之上有父而下有孤乎母久之始一就食母時春秋二十有四矣晨而治饔羞以供舅恒至夕夕而撫不肖泣而乳哺之恒至晨不肖稍長能識字督就外傅曰而父之所未竟乎哉蓋不久王父卒母自是始操内外政矣然跡

未嘗出中庭有隣媪者見母少美而憐其煢然也母揣其意頩顔視之遂絶不復相接其葬王父也不以不肖孺子而貧廢禮内外弔送者亦不知不肖之孺子且貧也則在母一身矣孤自外塾歸母必坐跰㵎洗而聽讀嘗讀至論語注父在子不得自專母謂曰兒誤矣不得專者勢也不敢專者禮也取注示之乃已雖然自是心服母當矣不肖始補博士弟子母怏然自適曰而父業庶幾不墜矣然所以課勵之不少寛又數年不肖薦於

鄉私念母當益快及拜乃愀然曰吾不意而之遽及此也雖然而猶未練事吾嘗耳若讀而得夫子製錦之說吾竊憂之不肖再拜受教然自是婁上公車輒不利歸而有慚色母輒迎慰之窮達故有時毋戚戚也是穊是蓑必有豐年憂在苦倦耳不肖時自恨以窶故不能有加篚母覺之輒曰而父亡而尚幼我日一食或併日食今者不告闕老人所得逾矣不然若進食未嘗有覆盌也益又一載所而鳳翔來再拜請曰母今六十矣既不

獲徽天子之一命則唯伯氏華衮在夫敘而張之壁非母意也毋乃賜之傳以示久大乎因出何大夫之紀誦之曰信又徵之姚大夫朱大夫亦曰信

弇州生曰三大夫者皆篤論君子也其口與鳳翔若一夫金陵故高皇帝建都地也五方之俗錯焉得無有沃土之思乎哉沈母矢志以報夫竭瘁以奉舅秉義以誨子於婦德備矣傳之志風也又曰余嘗過沈生家不益父時一椽養母以志不以物亦可稱孝廉矣

張司直先生傳

張先生者諱寅字仲明其先世曰嗚珂里張後徙荆州之江陵至高皇帝時而有福安者從起兵因隷籍太倉其子道旺能拓其業以令終壽九十有九道旺子洪洪子贈文選郎中玉世世不廢爲長者至玉而業益饒雅尚善吟咏有二丈夫子伯曰辰鄉貢進士蚤卒先生其仲也生而警敏有大人志稍長父使受伯氏經屬文輒工然試於有司輒不利至二十四而補博士弟子俄丁

母燕宜人憂服除薦於鄉與伯氏偕試公車伯氏讀其文吐舌曰吾不能爭驥子先也果屈而先生獨褎然前列屬天子有事於留都明年晏駕新天子即位而先生始射策甲第就吏部選人得江西高安令歸省覲里中將奉贈公之任而忽病卒服除起補宜春令先生因俗爲政去其煩細而爬搔其弊屬大水不辨畎畂先生躬行災所移文兩臺請蠲歲租尤慮期會不待乃自具疏以請果得許自是宜春之水不見災以治理聞廵撫武

陵公薦先生材堪任劇調吉安之泰和泰和地廣而俗嚚賦訟十倍於宜春先生悉心力而應之精彩亦自倍其他興學校清滯獄擿黠吏抑豪右毀淫祠懲左道治狀不可指數又以邑最所苦者徭役先生廣詢而得其平著爲絜令上下宜之太宰羅文莊公論篤君子也爲先生作平政敘勒之石兩臺薦剡騰上既入考績見推擇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時上方下禮官議欲分祀南北郊社先生獨抗章謂郊社之禮不當分祖宗之制

不可易且周正建子則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冬至之郊先於夏至之社今以建寅爲歲首則社先於郊矣夫先社而後郊是尊地而卑天也是故從舊便上雖不用先生議然識者韙之時有禮部侍郎黄者以請尊崇獻皇深得上意縱横九卿間頗蠶食士民先生時督視南城列其十罪奏之侍郎辨之强上雖爲兩解而意恒右先生明年以院劄巡視留都倉場又明年奉敕按覈鳳陽諸處倉糧所至申明職守繩貪墨吏風裁大著時元輔

張者先生同年也亦以議尊崇獻皇驟貴寵冠百僚御史大夫汪附麗之舉朝傾此兩人者無所不披靡張雖以横甚暫失上指勒歸而陰示且復用晝夜南馳十七日而抵錢唐役夫顛踣相踵先生露章劾之謂其悻悻無人臣禮且訾及其生平而於汪不才之跡尤詳上恚下吏部謫先生判高唐州先生意恬如也州守心儀之請於臺别構宇以居先生引諸弟子茂才相與講藝訂學時高唐爲南北孔道其民困於逢迎且弗支而監司

顧檄益郵夫五百人咸洶洶巷鬨先生言之守守孱弗敢應乃自言之監司得毋益御史逺宜學使者䥣修山東通志開局聘先生與二三才有司董之十月而成書以精洽名量移知安州自是始爲政安雖三輔地而當下流爲九河滙故獨多水患先生探其源自易水而下至容城逮新安以爲牙家港請於臺濬之仍厚其隄以禦漫溢身雜行版鍤間與役卒分功而治既畢事父老爭叩頭言微使君吾曹其魚鱉矣問護田幾何曰東西

可一千四百頃歲入粟餘三萬石皆使君賜也相與立碑紀其事先生之治安種種皆善狀時與祁州比壤而祁守爲孔天胤先生亦以善讞斷聞臺司大獄幾事必以屬兩守時人爲之語曰有所疑問安祁莫憂悚有張孔時先生浮沈外僚可四五載會張汪已物故乃始入爲南京文選司郎中當治行安人號泣追送醵金以贐先生力辭之其人曰劉寵不受一錢乎先生曰我何敢希前賢且以不受爲受耳其人乃立祠生祀先生先生

至選部部尚書爲湛文簡公他曹郎則鄒文莊公周簡肅公皆天下所稱以師道士行表表者先生皆與之下上其議論以故學益精而益以有聞湛公嘗有疏請復部規以肅羣同凡十餘欵皆屬先生草滿三載入考績吏部當是時冊立皇太子上博選青宫僚屬輔臣夏公等有所登進往往多其私人見擿於臺省上乃改屬吏部而許文簡公爲尚書雅知先生遂舉故霍文敏毛太保呂文恪鄒文莊徐文貞等十二人皆一時選而先生

與焉遂改右春坊右司直郎兼翰林院檢討仍以五品服俸供職夏公以非其意頗不懌而翰林中故事六品而下以科第叙坐次先生成進士十九年矣同列多後進執謂序坐者非科第歲也乃授官翰林歲也岸然不肯坐先生下先生不自得上書執政極論之未定而給事御史入諸翰林言捃摭他事論先生罷歸自是中外有薦先生者皆不報凡岩居十九年而卒壽六十四嗟乎以先生其才用直道謫而積資簿至深且久即不登

青宮選而不爲卿寺佐當亦佐藩臬以至六卿大僚無難者彼所云青宮選名爲伸之而其究乃抑之也且所爭持者坐次一小節耳豈亦有黙於考功令而骫髒終其身天耶吾所不能知人耶當必有任其責者然先生絶不以介意方課督家衆力耕自給衣食稍奇羨則闢舍後地累石而山依竹而屋甫成而有飛鶴來下馴擾不肯去遂名其園曰來鶴結亭山椒曰九臯其左有臺曰問月濬渠而西曰九曲溪又西築室曰歳寒居暇日

合交游之工詠能飲者時倡徉其間相與倡和甚適所著諸集中有稱來鶴園嵗寒居七賞編者是也人或謂先生有園有詩何必減白香山先生逡巡辭謝曰吾園不能當履道里詩何敢望長慶集所不甚愧者方寸耳然先生入仕之嵗與居臺日論諫侃侃其左降妝用俱與白公同先生一斥不復名而白公數出數入優游八坐先生壽止易卦而白公加一紀先生之沒在圍城中拮据兵戎之事而白公優游令終乃有逾於先生者然

先生有佳子孫而白公闕焉先生故當勝之先生有至性先後二尊人歿哀毁過禮出入必以像偕語及必泣然傷其不逮禄養也伯子逝哭而爲之經紀其喪葬不以累其孤幼力爲之撫教以至成立不以累其家雖其歷官久顧垂橐蕭然至於强自力爲賙䘏於族黨戚執之間寛如也所著有曉川詩文集奏議若干卷山東通志安州太倉二志行於世先生有子五人孫九人而和州學正用中與其子元徵錫徵最能受先生書其請傳

先生也亦學正與二子偕云

弇州生曰吾猶及從張先生游先生質而不俚泰而不驕居然有前輩長者風令不可復得矣所歷州邑俱有惠政著去後思論建侃侃爲時所稱述青宮之選庶幾晚際矣所坐至微小柰何棄之而不爲復也夫一棄而不復余故歸責於世之人雖然亦可以覬先生矣

弇州續稿卷七十一

弇州續稿卷七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陳司寇傳

陳司寇公者諱堯字敬甫世為揚之通州人公幼而頴異就外塾日誦千餘言即他兒所受書耳之亦成誦甫

髫工屬文通州守高君鵬者得其經生業異之已偕諸生試文益奇為飯齋中高君間謂媪有寧馨兒可念也蒼頭出䒦語是且入見夫人見必一叩首公怒叱之曰唉吾豈汝曹抑項人耶高君問而得其故愈益異之撫曰生自愛必為國器公自是補博士弟子數試高等廪上庠蝵弱冠而舉於鄉名聲驟起謂一第毋足涸者然數困公車久而顧其於文益工尋從故侍郎呂文莊公柟游反而求之身心之間純如也遂成進士隷事工部

時議為獻皇帝立廟於大內世世勿遷部尚書以試公
公乃上議謂禮緣情者也而制於法夫所謂勿遷者德
祖也太祖成祖而三也獻皇帝之世次則孝宗也其廟
宜以孝宗祧則亦祧而藏諸夾室俟大祫則並出之當
尚書弗能用然心韙公議而以其歲授都水主事當治
清江廠選部郎林君春內賢公欲引以自近而不得公
既之任有廉勤聲好讀書思以著述自見其所論白改
鑿黃河之上游避灌口以達清江而阻於都御史不果

後都御史檢故牘行之世世受河利滿三歲為虞衡員外郎再以才轉營繕郎中時上方勇於宫室之事無虚歲而將作諸大僚且緣以博功賞公獨務為節省建沙河行宫公與一主事監之主事欲徵商公爭之不可乃曰事畏相撓請得分半而任之可乎公所任獨不徵商主事亦不敢征也事視公迄工畢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計已復建大高玄殿公入視工籍曰何多也汰其十之三已又視工直籍曰又何多也汰如之所汰率多中

貴人之私人與虛直度無如公何則吏曰公陳古人陳古人云而公所省又以數十萬計工完當上功籍公獨避之他室尚書意甚憾之比奏上獨不遷僅得賜鏹金而已久之擢知台州府公至埽去一切供億所讞決以情衷三尺而行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伍伯持挺兩廡惴惴至日晏不得一飽然率以善滿去竟公任無訾厰者公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所識指如王司寇宗沐吳中丞時來輩後先為隆萬間名臣遇旱禱雨輒澍歲

比稔士民爭頌之治狀為浙第一而以不能事一鄉貴臣中飛語調知南安府公之治南安無異治台其稱公於南安者亦無異台而所最著郡當嶺南孔道香藥象犀之類故守之市之若譏税者公併不復市前後公所領郡多佳山水數從其賢士大夫游以公不好飲相與稱公為醒翁作醒翁亭配公於歐陽永叔公亦因自號以寓意云踰歲轉長蘆轉運鹽使時鹽課歲不登公白其御史曰私鹽禁不厲則亡鬻官鹽者不為官鹽利便

則驅而入私鹽其要莫若嚴私而寛公所謂嚴者若而條寛者若而條御史是之課驟增至萬餘而商不病公之為長蘆復五載人意公不能無望公笑曰我何望為即薄我而以中大夫佐人主急哉然太宰萬公鏜徵公之曹事飭公署整庀而器之遂遷廣西右叅政公所治糧儲務在於搜伏田革濫費吏不得侵牟其閒民不病歲踰二載為貴州按察使時三殿灾所採木倚貴州兵民不勝力公為更畨之議以紓其匃布政使用苛法採

丹砂貢都御史議開永寧銀池公皆力持之三載以入
覲行道遷雲南右布政使未上移廣西為左公之再至
廣西也其吏民皷舞相慶時靖江宗人無慮千計率童
而禄於官公曰天禄也非朝命不可他郡兵歲五百戍
會城寖溢而倍者三公悉勒令如原數諸降卤徙粵者
世廩已別子則以報効世半廩已又其別子則又以報
効世半廩公第令廩及身而已公所裁省節賦復以萬
計而公之在貴也以持宣慰安萬銓事與巡按御史左

在廣西復以持知縣康建勛獄與廵按御史左両御史同郷人銜公剌骨謀中公以陰事竟不能為地而公用積勞拜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分宜相以非其意謂容曰彼何人也而亦蜀帥公聞之曰吾有歸而已既而分宜相以論罷公乃歎曰銜人者何為哉夫人三銜我而吾三如故也於是益自信六番招討楊氏死二子爭立勢且用兵公曰毋庸也移檄授其長嫡符遂定野人妄相習為白蓮教至聚千人有欲借以為功者公第捕其首

惡抵罪衆皆解散滇大酋鳳繼祖跳之建昌滇撫臣檄公擒之公曰建昌去滇一水而兵不渡將嫁禍蜀也急之則窮獸且挺緩之一夫力耳繼祖覘知公亡他意束身歸公撫蜀號為不貪功名先大體類如此遷南京户部右侍郎未上改工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嘗議修高郵湖堤當用石公曰石所從遠而湖力薄不至齧多樹木隔以板而茭土實之費率省半又躅淮徐之河負三萬金召為刑部右侍郎未代而景恭王自楚返葬

輜重千艘而漕艘復入之黃河徙道者百二十里公憂之甚選一大校探刁陽湖得故漕道舟自潰口入轉而達胡陵無所亡失公既已得代即移疾歸再請不允轉左侍郎而公請益力許即家調理公少而失父恒依其母邵太淑人而自其轉徙嶺外度不可偕則留其婦朱淑人共養至是念太淑人益老矣以故堅不起而當事大臣如徐公階李公春芳郭公朴輩挽留之甚切即削薦無虛歲公夷然不屑也日侍太淑人為嬰孺慕者七

年而始背公公痛毀如少年服除當隆萬之際天下日望公之出而公以疾不起矣公孝友故天性嘗以餘俸置雨舍負郭數頃既而念其仲冠叔完孺悉畀之冠有子大壯成進士得封員外郎完亦舉鄉貢成立矣居恒謂微伯氏吾安能家公又給其從弟元毋錢數百緡俾歲收其子息以給公於一切亡所好顧獨好書雖老持一卷不廢鄉人間以私謁公居間如弗聞者也而度其枉或有急則立應之矣治河副使梁巡鹽御史張者皆

公門故謂公得無有所托乎公謝無有則為梁言通夫役苦第寛之可活數十百人命為張言通有鹽舍而領眞州鹽不便任之可歲減民數百千緡二君唯唯故公歿而其鄉人非宗戚而為之惻涕咨嗟也公之後先持憲以嫉惡聞然嘗奏記徐公階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歷歷耳即中人夥而中人者有志而未練則見欺有才而暴施則見忌此兩者器使之近賢苛責之近不肖姑置而觀其後可也徐公善之以故天下稱公廉能以指

數而不廢為長者公之殁有司聞於朝賜祭葬如故事諸生相率狀公行請提學使者祀學官公有子大科亦成進士為河南郡司理文學政事有世風餘見碑誌中

贊曰當嘉靖中政府方急私而陳公不以私請竟能完其用以顯迫其末而政府方急才陳公以才進而竟能完其志以歸何也賢者固非人所可測也國家用陳公所至常為縣官節財用牧養小民興起士節即古所稱賢能臣何間焉然至典郡不進秩滯鹽官五載其不中

考功法者幾希益余傳陳公事而憮然若有警秉衡者其毋事名而責實於耳目哉

陳布政公傳

布政公姓陳氏諱瀊字子兼其先世為吳人有按察僉事祚者數上書言事忤人主下詔獄至老而不衰天下以直歸之僉事公子長曰唐府教授寧寧次子封工部公晃晃始娶於沈蚤歿再娶莫安人實生公公幼而岐嶷有成人度嘗遇巨蛇起坐側不為動一夕盜踰牆竊

公衮無所懼亦不以語人讀書自若家長者詰公失衮故公徐曰夜半落盜手矣工部公聞而喜曰此兒國器也公為諸生以明經工屬文稱而復能為古歌辭時人慕說之尋舉於鄉第二人明年罷禮部試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公以工部公老有移留省意而尚書雅成之令榷荆州木公固辭弗得乃自誓曰吾豈以貪泉而易吾味也公所理几一年所税課比不登額而商旅懷之謳謠載道其去荆幞被束書而已尚書

廉知公狀亡能以故事難也公還部一月而滿三月而封父母即乞歸養中道聞工部公喪踰年莫安人卒公卒眞為戚備孺子之慕而易亦稱之服除補虞衡司還員外郎再遷都水司郎中治通惠河河事治尋以按察僉事奉璽書督四川學政公雅好經術砥士行而不務為操切詭激於文取朗洞爾雅然亦惟陳言之務去蜀俗為變當公之試諸生也第持其文甲乙之畢即付郡邑庠不復問為其子甲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遂絕而

所識拔若張中丞肖甫輩皆時名臣既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戲答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為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識為何君也後先已酉壬子得士皆公造而其於録公文居多相國徐公聞而賢之轉湖廣左叅議分守湖南有劉守某以意而文大辟者四人公白於御史出之為究民裁武岡諸王之亂政者民稱為神明久之遷河南按察副使御史孫昭貴倨甚公見之行不能疾而又中裹絛解昭内銜公為悪言以風公不應

趣監兵入衛駐白羊堡有通判呂某餽公盦食一罌公受之尋啓視則中金也呼呂詰之曰與乃公餽食胡金也通判跽謝曰死罪有之軍食羡也公不受即奈前使何某不上羡即奈後使何公厲色揮之出中外方推公且大用而御史昭之疏上矣吏部業重公而難御史為量移以解遂拂衣歸公既歸餘奉賜不能資伏臘間日一肉食中堂廣袤僅丈許扁之曰已寛意豁如也公閫門謝世事其托寓在翰墨而蹤跡在吳中山水最不喜

發貴人函問而部使時時尉薦政府既慕公名始亦怪其落落而終予之凡數年起家雲南仍故官公所理屯政以積墮廢乃為榜欺隱之罪使得自首及私闢草萊任土地者厚予價而籍之自是有奇羨矣俄有詔雲南一郡上黃金萬兩供少府公第令上半而以半俾全省均之民不告病而金亦足時王師討叛酋鳳繼祖臺使三司俱在行獨公留署諸篆軍事旁午沛然無齟齬人始異公丈吏有開濟才而會酋鳳平公察其部人非黨

逆者以脅從法論釋之所全活不勝計遂遷四川右叅
政尋爲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咸不離蜀而蜀諸生吏
民素善公條教有迎公於數百里外者公三任不以資
歷而所涖輒有聲最後署藩篆鈎餘羡萬金悉以歸庫
筦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羡例耶不知不取羡吾
例也蜀人日望公開府而公年僅六十三懇疏乞致仕
歸人以比之范蜀公鎮云且謂其幹力才術足倚薦者
益夥而公竟不肯應又七年而公以病捐館矣公恒自

言性雖剛無忮忌即有所憾而遇事更爲之委曲以明無他生平澹泊鮮它好嗜此爲二長而不能無四短悍煩一也健忘二也力竭則止三也不爲人諂佞而時有駁難四也余謂公四短時近之而實遠二長則未能遽盡公公孝友天性其歸自河南而兄衰所受臺饋踰二百金以授公悉讓弗受念從弟貧捐餘奉百五十金使訣十一居無何費其金盡公復貸粟食之歿而爲調棺殮毋憾也諸中外從母姑姊咸於公乎衣食公非有羡

稟也不恐以四子先其宗人不尤難乎哉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而中實耿介遇事迫則益舒緩而竟不廢往來余父子間最久余在西曹時甞一過公公留飲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荅以無之復問甎中酒幾何則恥久矣相與大笑過隣舍郎飲而其兩解綬歸里里中豪椎牛饗公或謝病不赴間過所從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粗餔諧笑亡已也其於酒户僅上中奕不登品而命之觴則觴奕則奕不辭也公又自言詩不入格而無俗韻文不成家而能達

意然以置之長慶慶歷間無愧色工小楷出入鍾歐自行草擘窠以追榜署書尤豐媚遒逸有天然趣海内既習公名高有文章而又最嗜公書造請户屨恒滿公不忍逆拒之人人飽意去公亦欣然自謂貧而晚節不落莫以此公之將易簀也顧謂其子爾聞曰追祭日即宜墓謁毋以我故廢禮又自考大斂制授之曰毋使我惰見先人因從容賦數詩而後絶公有四子某某多能嗣其業者

王子曰吳俗剽捷而陳公獨以緩自後然亦不廢官以

公之內行嚴而外寛然長者是為名相左也實相成也夫使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實不病華名不損質斯所以為難能乎詩有之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嗟乎安能以百吳人贖一陳公也

曹子貞傳

曹君贄其所著玉芝樓集者而介沈嘉則書以請曰不穀老矣請及于身以不朽唯嘉則亦云余獲一二寓目焉而後嘆曰不知其人者知其友而今乃幸知其文也

則何所介嘉則為雖然非嘉則不可以詳乃為曹子貞傳子貞者其字大同其名先世為武惠王彬其第三子武穆王瑋凡七傳而至建炎避狄自汴徙常熟轉徙於通州家焉世世受儒起家郡邑長吏者數人遂為通甲族而君故寧海令博少子也出後其季父賀令璥君生而穎異讀書日數千言踰丱能文辭嘗得古詩一編多斷簡以意屬之輒誦及其補博士弟子業已厭薄時義為先秦二京建安家言而其於時義雖不恒習有搆亦

輒奇以故小試恒冠其儕偶而困數奇至其試於鄉輒不利者凡八而始膺貢入太學上舍君所謂搆而奇者易四書各有敷義數卷故禮部侍郎崔公桐為序而梓行之共贈君詩至有四俊之目當君貢而有居君次者老且貧君憫之即自居次其自太學為吏部選人且仕禍矣居恒念士非用科第不足以展即一命何溷我為因罷不就辟而會有傳臺疏高貢士格與科第等用者乃抵京當是時鄉人李公春芳為大宗伯貴用事君乃

上書李公凡數百言大略謂始而以辭求士辭不足究士實既而以格用士格不足竟士才李公為擊節歎賞約以晨趣直舍語太宰而上有急召弗果居數日君意李公豈其忘之耶即破格不過假一資半級夫士才安能終竟也趣投牒吏部稱不願得官李公為嚙指者踰時而吏部疏如君請授光禄寺某署丞以歸亦異數也君故有遺産而性不别治生産以益薄又好奇書急義施時時歎詫何以副我願而尚能傾庾穀助族人之十

喪不葬者諸賑藥搆橋掩胔骼數晷而為之里中齷齪子目攝曰夫已氏也而家用名粉矣君又能闢舍東偏為齋室間有所購金石古文諸書名畫之類以充之李公至拜上相尚不能亡愧公之題署有曰賢隱者曰抗志游雲者君亦無所報謝自君之為文章傳海內海內士大夫雖不為盡知君而要有當者其在太學吾故人劉中丞景韶最慎許可然贊君丈壽其父後先州守游氏翟氏喻氏三聘君以志事請君謝弗敢當州舉鄉飲

以賓禮禮君君又謝不往而數從其鄉人為詩社倡酬則故尚書馬公坤侍郎陳公堯咸折行而友之君於書無所不窺即釋道堪輿醫卜三倉二藏世不能得其目者而精為訓故所著有桃林筆燭百六十卷藏於家而其詩則往往為世採擇入明雅書法亦遒婉可愛君壯無子踰五十而有丈夫子三咸彬彬成立人以為長者報云

贊曰以子貞之才八試而八見屈者業非子貞罪也及

其季也佹得官而棄之若敝屣夫以子貞之棄其官若
敝屣然而八見屈而猶試者何也此其意誠不欲以微
見庸今夫淺蓄者易昭也小就者易名也乃子貞弗屑
之矣元亮高蹈自適猶一試為令玄晏病廢長往屢來
朝辟其壯氣雄志不能自釋於咏史釋勸而天下卒推
之為逸民之冠即子貞不獲庸而言為膾炙動見楷模
語有之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及其漸陸儀可用羽於戲
休哉乃長淮以南有嗣元亮玄晏而稱者必子貞也夫

程母傳

程母汪之事程汝義也則不及姑矣有舅在而汝義多賈游所為子者取足焉諸羮瀡甘毳不廢舅安之計以傍拓丙舍徵諸役而亡為操者程母數日夜督僮以三時息而躬井臼釜錡之任汝義既游薄所息什一不以秋毫私其內程母能忍詬節嗜以佐之亦稍稍充舅既死有繼室曰汪而汪握家秉以姍易御諸婦獨程母莊事之晨昏上食愈益為共謹汪內愧曰彼乃能姑我而

我不能姑何也自是盡室無嘻嘻矣汝義之為義種種多程母力會客死嘉定有二子善定善夫猶在提抱間程母痛哭絶食亦且死或謂之曰若為死者死則死之為生者死則何以死也程母乃悟曰吾何以一身見地下乃稍稍食而所以教養二子益慎其治家能力嗇強於汝義時二子既長更行賈他郡而會善夫復客死已善定之婦又死孺人悲思歲餘遂病咽鮮食善定為廢賈而隱於湯藥者十六年會善定之繼婦陳刲股肉襍

粥糜而進之良愈善定乃稍敢脫身賈行抵吳而程母病復發遂不起善定之痛其母不及見也以十六年之疾而遽愈愈而後成行行而復告疾是以愈故不見也念無可以伸其情者謂汝義之葬王子嘗為誌而銘之紹俞仲蔚之書以請傳

王子曰以程母之為婦為母而足稱賢然亦賢者之常耳胡至汲汲焉而求傳之甚哉人子之不欲死其親也不得其所以無死則求傳之夫傳成而程母不益賢也

則何如孟氏不云乎雖加一日愈於已若善定者庶幾能用其思者矣

童子鳴傳

童子鳴者名珮世為龍游人龍游地呰薄無積聚不能無賈游然亦善以書賈而子鳴之父曰彥清者最稱為儒雅不寖然諾子鳴少貧不能從師塾遂依其父游得書輒問其父字乙之已稍遂能旁識已遂囁嚅誦之屬已遂能臆解之已遂業五七言古詩有清韻而其為他

文亦工尤善攷證諸書畵名蹟古碑彛敦之屬其游多
梁溪梁溪諸公子心慕之爭欲得子鳴一顧以重子鳴
不為逆時時有所過從至欲擅子鳴不能也而最後太
保朱忠僖公與其兄恭靖王聞子鳴名而使其交相善
者挾之至都子鳴為一再過焚香啜茗評隲古書畵而
已不復及外事二公既重子鳴謀客之一夕竟遯去不
顧子鳴面峻削骨立驟見人語吶吶不出口尤篤於交
誼有所期雖千里不爽其所營繕畵周身之外亷不能

百一而倉卒以緩急請亡弗應者至為德而人負之若已負德於人唯恐語及也為人孝友自天性其侍父母東閭雖寢溲必躬視養母尤謹兄珊嘗舉於邑為諸生以長者聞子鳴游多浮期顧歸必就兄書舍買升酒相勞苦共枕達旦至再夕不強之入不入也即貫鏹尺縷悉以推共兄而至子鳴出而襆被不復問妻子亦以兄珊撫之逾於已矣子鳴既以文行重交游間而高淳韓邦憲嘗一識於逆旅器之又數從交游習子鳴名會出

守衢首行部過其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簿皆
擁門瞷觀尉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一柈蕨菜羹脫粟
太守與子鳴共而烏烏吟至夕始去咸莫測何謂子鳴
久之始一入郡報謝諸丞倅司知為太守重容禮之子
鳴逡巡謝弗敢當太守急欲捐俸資為子鳴壽難發言
而子鳴恒自謂田父甘田中食不憂餒也臺使者以太
守故請見子鳴不得大索其所著書子鳴謝亡有退而
上其所輯唐故邑令楊烱邑人徐安貞集太守為鋟梓

行之太守遂下教邑綱紀南州杜門文舉首縣北海為政康成標里龍丘逸民之藪前長後珮千載兩賢長猶托跡功曹一試綦組而童君畢志雲蘿聲跡俱挫可謂皭然不淄瞻之在前矣閭者一造其廬談討松桂寥廓之士邈焉寡儔太守不佞白駒用慨其樹楔左閭以風在野子鳴固辭之邑不得乃謂其令曰夫不佞珮者而敢當我龍丘先生也夫龍丘先生以一握未啓不毛之山而使山至今而借其姓以顯奈何惜勺漿之享以報

之龍丘先生者太守所謂萇也令凃君乃為祠祀龍丘萇而記其事子鳴生平布素無長物僅一復陶而從容所有呼寒者即解衣衣之不復徵薄田數十畝恐口腹得少羨輒付義施族指衆而俗三男一女子鳴捐羨粟以給舉女者又以貧不能延稚子師則又歲割租若干俾延師其所施行類非貧士也跡所自共養葢貧士疉額所不忍俄而太守韓君卒子鳴徒步送其喪踰嶺纔而病夢太守邀並駕子鳴以婚嫁未畢辭不可覺而自

疑久之病寖劇卒年僅五十四一子尚幼子鳴有藏書萬卷皆其手所自讐校者生平冒雪游九華山登南嶽祝融坐雲氣間泰山日觀峯候夜半出日以為奇遂有九華游記南嶽東岱詩及他文集龍游縣志若干卷

贊曰吾聞之太史公季次原憲懷獨行之德義不茍合當世世亦笑之葢蓬户蔬褐不厭死而已四百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游俠之言信行果已諾必誠赴士阨困而羞伐其德葢亦有足多者焉以為其兩不相得也今觀子

嗚呼子次憲之行而時有朱家田仲風豈不亦兼之哉其恂恂退讓慘怛孚尹業遁名矣而名逐之有以也韓太守者余同年子也蚤死不然其折節下士庶幾成其聲者哉

秦母葛太恭人傳

葛太恭人者故永昌守秦文橋公婦而太學生炳禮科左給事中燿母也太恭人之父曰石崖公恒為廣西叅政有婦曰施夫人先後舉四女而最奇其少者是為太

恭人曰兒當貧不易耦也盍久之始得永昌公而是時
秦施兩姓喬木相望為甲族既婚太恭人之事舅姑若
習為婦者其躬勤碎細治瀡滫釁浣又若習為窮約家
女者姑周最嚴難事顧獨安太恭人養即少疾苦太恭
人未嘗不廢寢忘食而奉湯藥也秦故族貧而舅封主
事公好清淨不別治生永昌公不能無束脩誨即誨所
入訾毋論斗粟尺帛太恭人輒以供養即不給而簪珥
隨之矣初舉一子殤遂從臾永昌公置貳許且孕則旦

夕籲於天曰幸早免身得雄以慰堂上無何許果舉男子即太學君炳也既舉炳而子之如己出又四載而太恭人舉給事君燿其子燿也毋逾於子炳也永昌公少歌鹿鳴尋偃蹇公車不自得欲遂為吏部選人太恭人從容言曰以子才而終老公車耶且今用格上士今選人欲行志得乎永昌公感其言罷不復選而益銳於學讀書至夜分其足冬則沃以水訾困夏避蚊嬰中太恭人手女紅而相之不課滿不止也永昌公成進士而封

公寓所書官箴以清白相勵太恭人雖不知書時時從
永昌公耳之公出令武康歲俸稍給矣太恭人調衣食
一切程諸生官舍有餘桑輒課僮修蠶事自茈茈筐篚
間指示二女曰是衣所從出也孰與夫珠玉之不能暖
而永昌公以令高第入為南戶部郎當榷稅維揚内畏
其汚不欲往太恭人曰不憶若翁訓耶官豈能汚人人
乃自汚耳永昌公矍然曰善遂往而諸所理稅焯焯有
廉聲又能捐餘俸治公使杯酒筭器食以故人爭慕說

之至為碑紀去思而永昌公之始守金華也以避親嫌當移郡乃得永昌永昌在萬里外念封公故難其行封公謂永昌公非以譴移不行是懟地也且而婦任為子永昌公行而以病卒官太恭人之瀕死者數矣以有封公在不敢死也掩戚而上食封公封公之不欲食者數矣感太恭人孝誠為勉進匕箸已而謂人曰吾忽忽此為吾婦耶將吾子在耶封公竟廿太恭人養以寛終而太恭人所以教二子雖極愛不失嚴始就外傅即舉永

昌公故事為訓稍攻苦果脯慰賜相繼一涉媮惰即色

莊誚讓之矣臧獲大小近千指悚息而太恭人之是聽

然不為操切苛治第毋爽其勤惰而已永昌公性喜施

太恭人佐之施而尤篤於族黨姻戚嘗僦屋以居貧者

與廢箸者而衣食之歿又為之治喪葬給事君之成進

士也以選讀中秘書拜令官迎太恭人就養邸中嘗有

所建白太恭人輒規之曰士貴識大體為縣官利益若

齮人以自快好犯以自標非所望也給事曰謹受教故

其所上疏多見采納時議翕然推之而太恭人居恒邑邑念其鄉亦會給事有冊使命奉太恭人還里帨冠瑱珠子姓奉觴為壽甚適矣乃更遘末疾以卒卒且葬而給事君來拜且哭曰微吾母孤何以有今日也上舍君亦拜而哭曰微吾母孤何以得稱兄於給事也余感其意而傳之永昌公諱禾其生卒女婦孫息詳志中

贊曰給事君之自狀云爾余數游無錫里里中長輩德秦母無異辭夫舅姑藉而怡於老夫藉而良於官子藉

而名於諫即婦儀母道曷不取徵哉雖彤管所稱何加焉

弇州續稿卷七十二